

月儿城

刘培英 刘欢 著

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世外仙境，
这是一曲古老汉江的动人歌谣，
这是一首秦巴深处的悲歌、颂歌，
亲情、爱情、友情在这里演绎得惊天动地、泣鬼神。
你只要记住书中的一句经典，
就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勇往直前、富甲一方！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月儿城

刘培英, 刘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月儿城/刘培英，刘欢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6807255

I.月… II.①刘…②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654 号

月儿城

作 者 刘培英 刘欢

责任编辑 党晓绒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高薇

内文排版 陕西工人报社排版中心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邮政编码 710014

E-mail:tb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4.62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725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目 录

序	5
引子.....	7
第一章.....	9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0
第六章.....	45
第七章.....	56
第八章.....	65
第九章.....	70
第十章.....	73
第十一章.....	80
第十二章.....	86
第十三章.....	92
第十四章.....	97
第十五章.....	101
第十六章.....	105
第十七章.....	113
第十八章.....	121
第十九章.....	128
第二十章.....	135
第二十一章.....	138
第二十二章.....	141
第二十三章.....	147
第二十四章.....	153
第二十五章.....	162
第二十六章.....	172
第二十七章.....	177
第二十八章.....	188
第二十九章.....	194
第三十章.....	198
第三十一章.....	209
第三十二章.....	216
第三十三章.....	221

第三十四章.....	231
第三十五章.....	238
后记 献给家乡的歌.....	243

序

李春平

知道刘培英的名字应该是很早了，那时我在上海，安康市的文学刊物不时给我寄去一些，其中就读到刘培英的文章。在那些文字里，我读到了刘培英关于生活、生命和命运的深度体验和深层思考，有一些让人很感慨、很熟悉的、并能产生共鸣的东西。当时我就在预想，这个刘培英的文学叙事颇见功力，有良好的文学天赋和写作素养，她极有可能成为石泉县乃至安康市的一位重要作家。而今，当我看到这部长篇新作《月儿城》时，似乎印证了我当时的预想。

小说作为文学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最核心的内容是在它的叙事。我自己非常看重这一点。也许是职业的原因，我有机会接触到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和小说爱好者，不少作者有一个通病：叙事能力不强。所以，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在对外讲座和文学指导中，我都一直强调小说的叙事功能。叙事这一关过不了，小说就无法成立。叙事的过程，就是给人物和事件搭建载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决定着小说的基本构架，也决定着小说的成败。叙事是一个系统工程，会涉及人物、场景、时代背景、矛盾冲突等多个层面的问题，都要一一解决掉，要讲技术性，还要讲艺术性。从中国古典名著到西方名著，从现代小说到当代小说，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到现代主义作品，叙事始终是摆在小说家面前的一个头等大事。一部成功的小说，首先是叙事上的成功。一部小说的创新亮点，也取决于它的叙事创新。但恰恰是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被文学研究专家所忽略了，也被大学里的文学教学所忽略了。“小说叙事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也许是太专业的缘故，研究者甚寡。我们通常看到，一些青年作者能够写出一段优美的文字，但却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任务。可是，一段文字无论多么精彩，也只是“一段”而已，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而一部小说，无论长短，它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文本，这个文本的基本任务就是把故事讲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的文本意识要比其他任何体裁的作家都要强。在我个人的文学视野中，不仅仅是一些文学爱好者，也不仅仅是一些青年作家，包括一些所谓的“著名作家”在内，不注重内功修炼的大有人在。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刘培英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部篇幅宏大的长篇小说，首先应该归功于她在叙事方法上的准确把握，归功于她多年孜孜不倦的文字历练和小说追求。

《月儿城》是由刘培英和她女儿刘欢共同创作的。刘欢搜集了不少资料，还写了部分章节，算是母女俩携手合作而成。很显然，刘欢继承了母亲的文学天赋，否则两人是很难做到文字风格统一的。这部小说结构庞大，时间跨度长，写作难度高，无疑在作者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面对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面对娓娓动听的大量方言，也会自然而然地勾起我对乡村生活的无限畅想。有那么多爱和恨，有那么多情和怨，都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埋伏着，激起我对过去岁月的缅怀和梳理。这些乡村故事，蕴含着人类的普遍情感，也蕴含着一个地方的民俗传统文化传统，是人间万象的一部分，也是文学写作的一部分。任何作家都没有理由去忽视它。

其实，我对刘培英和刘欢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我相信，《月儿城》是离作者生活最近最熟悉的一部作品。这一点很重要。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写故乡的。俄罗斯作家肖霍洛夫，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他们的最重要作品也是写故乡的。故乡之于作家，不仅是出生地，更是灵魂归属的地方。最熟悉的故乡，流淌着作家生命中最沸腾的血液，往往也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矿藏，只要用心发掘，便会有丰富的文学养料。《月儿城》就是刘

培英从故乡的体验中虚构创作出的作品。她热爱着家乡的天地人，并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赋予他们以鲜活的生命和情感，这既是对怀旧情结的一种持续释放，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追新求变，由此生成了它应有的文学价值。现在，她把这部倾心之作呈现给大家，至于小说的长短优劣，那就交给读者去评判了。我在鼓掌的同时，先在前面写几句闲话，充当序言。

2008年9月13日凌晨三点于烟熏斋

李春平，著名作家，陕西省紫阳县人，安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1984年底曾借调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编辑部工作，1998年加入中国作协。迄今为止，创作和出版了四百多万字的小说作品，是我国高产作家之一，也是我国作品转载率较高的作家之一。

引子

陕西南部的月儿县县城，又名月儿城，位于大山深处，北依秦岭，南接巴山。城四周山连山，山环山，峰峦叠嶂，雄奇险峻，葱葱郁郁，四季常青。千山万壑，逶迤起伏如大海的波涛。碧绿浩瀚的汉江，绕深山穿峡谷，奔腾着呼啸着一路涌来，湍急凶猛，吼声震天。江水在月儿城上方的山谷中急急拐了一个大弯，一泻而出，又从悬崖上飞流直下，形成一道二百多米宽、十几米高的银色大瀑布，然后倏然收敛暴躁的火性，端直地平静地流过月儿城。江面宽约四百米，水势平缓，轻波细浪，像一个从良的娴静的女子。直直的水路约有七八里地，继而曲里拐弯翻腾着雪白的浪花，汹涌澎湃着向前流去，在江北甩出一块约十平方公里的圆弧状的川坝，像英文字母中大写的“D”，又像大半个月亮似的，“月儿城”便由此得名。

月儿县溪流密布，河道纵横，数百条河流的水汇入汉江，过云州，穿湖北，最后注入长江，成为长江最大的支流。人们沿江北河岸砌了高高的石坎，在上面修房造屋，繁衍生息，世代相袭。山城三面环水，有大河小溪数条，清粼粼的水明镜似的照得出人影，青山密林修竹，繁花蔓草飞鸟在江水里袅娜地倒映着。诗人孟浩然途经此地，欣然吟诗一首《登安阳城楼》，诗里称赞道：“县城南面汉江流，江嶂开成南雍州，才子乘春来聘望，群公暇日坐销忧。楼台晓映青山廓，罗绮晴娇绿水洲。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

月儿城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不知造于何朝何代，尤以东西城门最为雄伟壮观，都是三层楼高，青砖到顶，用石灰掺米汤水浇铸其间，黑瓦覆盖，雕梁画栋，飞檐盘龙。东城门楼上镌刻“远瞩云州”，西城门楼上镌刻着“秀挹西江”，字迹也如美丽的汉江，娟秀、流畅，笔画工整、分明。每道城门洞呈圆拱形，城门分左右两扇，每扇门高一丈五寸，宽五尺，厚五寸，由万年不朽、结实笨重的铁甲树木打造，里外上下各包了一层半公分厚的铁皮，再用两寸长的大铆钉间距四寸行距四寸密密麻麻将其钉牢，刷了厚厚的黑漆，还有两只柄上雕着狮子的大铁环。远远望去，大铁门高大、雄壮、笨拙，黑光闪亮，威风凛凛，真像两个把门的大将军，让人不寒而栗。四道城门一关，城内便固若金汤。多少年来，无论是匪、是兵，都从未攻开过。月儿城街道全长不过两三千米，宽不过四五米，以东西城门为界，东城门以东为东街，西城门以西为西街，东西城门之间为正街。小城又有许多的小巷子，什么菊花巷、豆腐巷、扁担巷等等。最宽阔的巷子是正街中心地段的广和巷，西街的黄升巷、仙井巷则以繁华著称。

出西城门，有宽敞的约二百多平方米的青石板平台，再往下是一座高高的石坎，又叫西门坎。石坎宽约丈余，高约四丈。拾阶而下，到最下面，向左拐弯，一条小道通往江边；端直往西走，就是西街的地面了。

街镇上的住房绝大多数是瓦房，也有少许茅草房，或青砖或石头或土坯做墙，根基建在坚固的河坎上，黑瓦。凡是沿江边修建的房屋一律有吊脚楼，吊脚楼以木桩或砖石为支撑，上面架以楼板，四壁或用木板，或用竹排涂灰泥。吊脚楼窗子多向江，所以也叫望江楼。吊脚楼开间不大，楼上很凉爽。街镇上，挤挤挨挨的门面，房屋高低错落，房檐犬牙交错。每一户的房子很深，二十至四十米不等，一个门面开间约三米三，因为进深长，就被木板或竹笆墙或土坯隔成两至三小间。竹笆墙就是将搅和成糊状的黄泥巴涂抹在竹篱笆上。房子从前通到后，留有约一米宽的过道，所以又称作“通间房”或“一杆枪”，有的，为了采光好一点，两间屋之间还有一个天井。一般人家住房只有一个门面，也有两个三个门面的，那就算是富裕人家了。

月儿城就像上苍指缝里遗漏在大山里的一颗豆子，被青山绿水重重包裹得严严实实，像冬日里被重重包裹的一个婴儿。秦岭、巴山犹如森严壁垒的天然屏障，将月儿县和月儿城与大山外面的繁华喧嚣隔离开来。城里的人们不知道大山外面的情景，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年累月，牛似的苦做，也仅仅是为了糊口。“一天忙忙走，只为衣和口”，“人生一世，吃穿二字”，就是世代山里人唯一的渴望和追求。就是这微不足道的要求，在那乱世年月，也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奢侈。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土匪四起，烽火硝烟，民不聊生，月儿城也难逃此劫，老百姓的日子更加难以为继……

第一章

一九二三年的大年三十，刺骨的寒风裹着漫天大雪刮了三天三夜，仍不肯停歇。风呜呜地吼，大团大团的雪花如柳絮一样飘飞，犹如扯起了白茫茫的天幕雪帘。月儿城多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整个山城笼罩在一片雪雾朔风之中。白雪皑皑，深没脚踝，无边无际，万山重叠，像一条条白色的巨蟒环绕着山城。人们祭罢祖，都躲进自家屋里。全家人围坐在桌旁，烤着一大炉红彤彤的钢炭火，吃着主妇们精心烹制的年夜饭，品着家乡的包谷酒或高粱酒，悠闲地、高兴地、热热闹闹地团年。劳累了一年的身子终于得到了歇息和放松。

“大人望插田，小儿盼过年。”孩子们最是兴奋。他们欢天喜地收下大人们给的压岁钱，窜出家门，在大街上追逐着、打闹着、呼叫着、放着火炮子，欢蹦乱跳得像一群小马。噼里啪啦的火炮子，“轰、轰、轰，噔”的铙子炮声，在山城此起彼伏地回荡，五颜六色的焰火不时腾起在夜空，带着尖厉的呼啸，炸开串串火花，有的如漫天的星星，有的如火龙飞舞，有的如银蛇逶迤，有的如火瀑狂泻，有的如虎啸狮吼，一派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欢乐景象。月儿城沉浸在一片热烈、喜庆的新年气氛之中。

进西城门往左拐，有一条幽深的巷子，名叫菊花巷。青石板铺就的窄巷弯弯曲曲，往走进十多米，再向左拐一个弯，又是一条小巷，巷子的尽头，是一户姓叶的人家。一扇木门油漆已脱落得斑斑驳驳，木格窗户没糊严实，凛冽的寒风像猛兽一般凶狠地撕扯着窗棂，发出凄厉的怪叫声，从破损的纸缝中不顾一切地呼呼朝屋里钻，又被窗后一条长长宽宽的草帘子阻挡。桐油灯一忽一闪，淡黄微弱的光线，隐隐现现地照着屋里每个人那黄瘦的脸庞。

进得屋来，只觉一股阴森森的寒气渗骨。这是一个通间房，用竹篱笆隔成了里外两间。里面是灶屋，有七八平方米。两只缺牙豁口的瓦盆，一只木桶，一个一尺多高的酸菜缸，一口已经见了底的米缸，墙角几捆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是他们吃饭的家当；几个红苕，两个萝卜，半碗白米，是他们全部的口粮。外间有十平方米大小，是卧室。一张大床，厚厚一层稻草上面是一条缀满补疤的床单，洗得却很干净，一床被子已很破旧了，也补得很平整。床头的左边立着一个油漆斑驳的衣柜，右边放一张小方桌。一口樟木箱，已裂开几道宽窄不一的口子，上面码放着厚厚的几本书。屋子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字，是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字迹已泛黄。房间阴暗、潮湿、空空荡荡。一名中年男子穿一件打了补疤的蓝色对襟夹袄，拥着被子，半卧半靠着床头。脸肿得像发面馍，蜡黄带灰色。眼睛眯得只剩下一条缝。腹胀如鼓。脚杆肿得像水冬瓜。他吃力地微弱地呼吸着。床边站着他的三个孩子。大女儿叶飞凤，小名大风，九岁；二女儿叶茹英，小名小英，七岁；唯一的儿子叶茹宝，小名小宝，五岁。孩子们像小燕般围着父亲，眼巴巴的神态中又带着几分惊恐不安。方桌上，一只只有两个豁口的中号土巴碗，里面装着一只鸡腿，半碗酸菜，另一只碗里是蒸红苕。他们每人面前盛着一碗白米稀饭。显然，这就是一家人的团年饭。

大风把鸡腿小心地撕下一小块，喂进父亲嘴里，说：“爸，吃点鸡肉吧，你很长时间没沾荤了。”中年男人身子微微颤了一下，眼睛瞪大了，里面闪现出一丝惊疑、气恼的光，他把头费劲地往里边一扭，似乎拼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快说，这鸡腿哪来的？”他气息微弱，话说得时断时续，每个字却很清晰。小英双手把一碗温开水捧给父亲，接过话头说：“这是西门里剃头师傅王伯伯给我们过年的，还给了我们满满一碗白米，几斤红苕。姐不愿白要人家的东西，就把自己的头发铰下来让他拿去卖钱了。”这时，中年男人回过头来，仔细打量大女儿：大风齐胸的浓密的黑发没有了，发梢到了耳朵上方，竟像个小男孩子留的“鳖盖”

头。自己一病几年，要不是大女儿里里外外地撑持着这个家，只怕连红苕酸菜也没得吃，连开水也喝不上一口啊！中年男人禁不住鼻子一酸，浊泪一涌而出，他忍不住又一次把头扭向床里边。

大风眼尖，忙伸出粗糙的手指为父亲擦泪，把父亲的头摆放得舒服一点，她“呵呵”一笑，安慰父亲：“嗨，爸，头发铰了还要长嘛，没关系。我的头发长得快，要不了多久就长长了。”说着，又给父亲掖掖被角，喂一口鸡腿、一勺稀饭。

中年男人名叫叶寿森，本是书香门第出身，饱读诗书，是个教书先生，兼给别人做个生意上的中人，写个文约、契约什么的。生活虽不富裕，也平平安安，和和睦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前，贤淑美貌的妻子因为小产大出血一撒手去了。不久，自己又得了个“肿胀病”。开始，他不太在意，肿得厉害了就拣几副中药，吃了药就好一些。过些时候病又犯了，又去看先生，治治停停，停停治治，药吃了一堆一堆的，先生换了一个又一个。为了治病，家里值钱的东西，卖的卖了，当的当了，病却越来越重，吃药的效果越来越差。几个月前大风去请先生，都没人愿意上门看病了，一是嫌他们没钱，老是赊账，二是说他病入膏肓，无药可治，让家人给他安排后事。当然，这话是不能说给叶寿森的，可也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说，就只能悄悄地嘱咐大风。

记忆中，大风最幸福、最怀念的是母亲在世的日子。大风的母亲出生在没落的大户人家，熟读四书五经。大风一岁时就会说许多话了，一张小嘴整日嘟嘟啾啾，笑呵呵的。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或有了空闲时间，就教她儿歌，给她讲“古今”。四岁开始，就给她讲女儿经、花木兰、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梁红玉、劈山救母等等。大风不仅模样长得人见人爱，天赋也极好，极听话，极乖巧。母亲一说要讲故事，她就不吵不闹，赶紧搬个小凳子坐在母亲膝下，瞪着乌溜溜的丹凤眼听着，还不时地提很多问题，后来听上了瘾，一有空闲就缠着母亲要听故事。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忽然发现大风不见了，全家人惊慌失措，大呼小叫地四处寻找。忽然，大风摇摇晃晃地回来了，眼里还抹着泪，众人围住她细细一盘问，才知她独自一人去瓮城子的茶馆听说书了。这天讲的是《铡美案》，正听到当了驸马的陈世美狠心抛弃了结发妻子秦香莲且还追杀她及一双儿女时，说书的便打住了，把醒木在桌上重重一拍，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风哭着不让说书先生离去，茶馆老板又说又哄才差人将她送了回来。此后，瓮城子的茶馆成了大风最钟情的去处。她还喜欢和母亲一块去看戏听戏。时间长了，她也能像模像样地伸出兰花指有板有眼地哼唱一段，说上一段“古今”，逗得大人们忍俊不禁，赞不绝口。大风记忆力超常的好，凡听到的故事、有趣的话，过耳不忘，看到有趣的事过目不忘，反应敏捷，伶牙俐齿。叶寿森常常惋惜地长吁短叹说：“可惜是个女娃子，要是儿娃子，我们叶家就有希望了。”大风好想读书，日里夜里都想，多次哀求父亲让她读书。不知为什么，父亲总是手拈胡须，摇头拒绝：“女子无才便是德，学得多了反而容易惹是生非。”

两年前母亲去世。姐弟三人伏在母亲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大风哭得尤其伤心。叶寿森是个书呆子，什么家务都不会做，还要忙着教书赚钱。大风一夜之间就像长大了，像个小母亲似的操持着这个贫困的家。每天清晨，天麻麻亮，大风就轻手轻脚地起床了。她学着母亲的样子，打扫屋里屋外，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在锅台边，搭个小凳子，烧开水，先给父亲沏一杯滚烫的热茶，再轻声呼唤弟妹起床；之后，就臂挎竹篮到河边洗一家人的衣服。到河边要走很远的路，穿巷子，出西门，下石梯子坎，石梯子坎下完就是瓮城子，再向左拐弯又是一条丈多宽的青石板铺就的石梯子坎，一直通向江边码头。靠江的一边，有一米高的石墙做护栏，沿石梯子坎往下走五十多米，再拐一个弯，继续走两三丈远，就到了码头。这是一个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水旱码头，陕南重镇。从这里，可以到丹江口、汉口。做生意、走亲戚、出外做工谋生的，常走这条路。

码头的上上下下，沿江边一溜都是洗衣服的老少娘们，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的干脆站在水里，衣袖挽至臂膀，裤子挽齐大腿，像大风这么小的孩子提这么一只大竹篮到河边洗衣服却没有第二个。紧挨岸边一条船上钻出一个高个子黑皮肤船工，脸朝河边，用锅铲敲着锅沿，唱起了山歌：

月亮出来一盏灯，乖姐约我到门庭。

人人都夸乖姐好，我访乖姐一片情。

走了多少黑夜路，睡过多少烂坟坑。

站着全身蚊虫咬，躺着又遭蛇蚤叮。

打死蚊虫有四两，打死蛇蚤有半斤。

一更隔窗把姐喊，二更门外喊几声。

乖姐房里开了腔，言说门外有妖精。

我喊乖姐快开门，莫非不辨我的声？

乖姐吹熄房中灯，二人约会月夜中。

歌声俏皮、高亢、嘹亮、悠远，在青山绿水间，在片片白帆船影中回荡，惊得百鸟四下翻飞。

终于，一个大胆泼辣名叫玉贞的少妇接着唱开了：

郎在对面唱山歌，

姐在房中织绫罗。

对门那个短命死的唱得这样好咧……

忽然，玉贞脸一红，头一低，噤声不唱了。

旁边一个绰号“小辣椒”的小媳妇，把玉贞轻轻一推，朗朗的笑声如哗啦啦的江水，她张口就来：“我替玉贞往下唱好不好？”四下的女人们嘻嘻哈哈附和着：“好嘛，好嘛，快唱，快唱！”“小辣椒”清脆的歌喉如黄莺啼转：“唱得我玉贞妹脚手软，手软脚踩不得云板，丢不得梭，眼泪汪汪听山歌。”玉贞羞红了脸，甩起手中的湿衣服打小辣椒，小辣椒浑身被水淋得透湿，她一掌将玉贞推入水中，玉贞顺手一拽，二人都摔进河里，就势打起了水仗。旁观的人都哈哈大笑。靠岸边一丈远左右的水都较浅，不过两三尺深，是大人孩子经常打闹嬉戏的好地方。太阳从山后姗姗地露出了笑盈盈的圆脸，朝阳的万道霞光映着江面，红彤彤一片，把浣衣女人们的脸庞都映得红艳艳的，像搽了胭脂。一时间，江边一片笑声、歌声、打闹声、船工的叫好声、号子声，江畔分外喧嚣闹热。如梭的帆船，高扬的白帆，袅袅的炊烟，蓝天白云下，成群结队的鸟儿自由飞翔，不时掠过江面，构成了一幅悠然自在其乐融融的汉江良辰美景图！

大风猫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埋头用劲搓洗衣服，大人們的歌声、对话，她听得懵懵懂懂。身边的女人们发现了这个沉默年幼的女孩儿，纷纷议论着：“谁家的女娃子，这么小就洗这么多的衣服？她家大人也太心狠了。”

“嗨，这不是才死了老婆的叶寿森的老大嘛。”

“听说有三个娃娃哩。娃儿离开娘，瓜儿离了秧，好可怜啊！”

“看那女娃子长得管几牌子牌子：方言。在此是漂亮的意思。”

“听说能干得很哩。”

“娃娃太小了，好比苗儿出土就遇上风霜，谁知能长成啥样呢？”

“她那个老子，是秀才的鸡巴——文吊吊的，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啥事都不会干。这下，娃娃们可遭孽了。”

大风猛地抬起头，朝着那个说她父亲的女人说道：“这位伯娘，你不能这么说我爸。我爸读了一肚子诗书，在全城都有名，你咋不说？虽然我妈不在了，虽然我小，但是，我们一家人还是会和母亲在世一样过得清爽干净。小怕啥？秤砣虽小压千斤哩。不信，你到我家去

看嘛。”

大风脸不红，气不喘，一字一句，不快不慢，口齿清晰，说罢，拎着篮子甩着小辫子掉头就走。竹篮大，湿衣服沉，大风用一只手臂挎着，另一只手紧托竹篮底部，以减轻重量。

背后一片赞叹声：

“到底是秀才的女儿，能说会道，了不得。”

“嗨！好个厉害的女娃子，还知道顾她爸的面子哩。”

“才几岁的娃娃，就洗那么多衣服，不简单啊！”

大风回到家，就拿起一只水桶和小英到一百多米外的水井抬水。俩人比水桶高不了多少，一次抬半桶，大风把扁担上的钩绳挽了又挽，绕得只剩下铁钩子钩住水桶。她把钩绳尽量往自己方向拉，重量也随之移到自己这一边，可以给小妹省点劲儿。小英太小了，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大风赶紧叫着：“歇口气再走吧。”放下水桶，忙走上前，扯起袖口给妹妹擦汗，并疼爱地问道：“小英，累坏了吧？”

小英懂事地摇摇头，也用小手给大风擦着汗，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憧憬地说：

“姐，你才辛苦哩！我们要是能快点长大就好了，你就不用这么累了。”二人走走歇歇。

抬完水，就开始做饭了。装粮食的缸里，又只有一点包谷面了。做饭是大风最难最难的事。她比灶台矮半个头，就在灶前搭一个小凳子，还得踮着脚尖做饭、刷锅、洗碗。家里总是缺粮，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绝大部分时间，大风只能做包谷糊糊，就是把包谷面对水搅成糊状，很稀，稀得能照出人影，若是里面能掺点红苕或萝卜大家就很高兴了。最常吃的菜是浆水菜，是把地里没人要的野油菜拔回家，用开水一焯，捞起来，用酸水浸泡数日而成的一种菜。

吃饭时，大风把稠一点的舀给爸爸，再舀给弟弟妹妹，剩下的往往就没多少了。叶寿森见了，忙把自己碗里的给大风赶一点，大风左挡右挡挡不住，就背过爸爸的眼睛赶紧又给小英的碗里赶一点，给弟弟的碗里赶一点，自己碗里就见了底。小英也开始懂事了，她又往姐姐的碗里赶。小宝一见，也跟着推让。虽然贫穷，一家人却亲热、和睦。冬天，窗户纸破了，没钱买纸，大风到乡下村民家要来当年的稻草，背回家，跟着隔壁的伯伯、伯娘学着编成草帘、门帘。搓稻草的一双小手磨破了皮，渗着血丝。草帘编好了，长长的悬挂在门前、窗后，抵挡寒风。春天，大风用一根竹竿，一端绑上镰刀，在附近山上钩取槐花、椿芽或姐妹俩手拉手到地里挖野菜；夏天，姐妹俩臂挎竹篮拾麦穗；秋天，大风一手挎着篮子，里面装一把小刀、小铲，一手牵着小英到城边的地里挖拾农民遗失的洋芋、红苕、包谷坨。大风挖，小英在后面捡。有时，姐妹俩还捡拾萝卜或者被村民扔掉的萝卜缨子、白菜板板，见了做活路的村民嘴又甜，叔叔、伯伯、伯娘、婶婶地叫。村民们看这对小姐妹又干净又漂亮又懂事又可怜又亲热人，很是痛惜，时而也送她们一点。大风在妈妈影响下，从小就特别爱干净，家里总是清清爽爽，整理得有条有理。一进门，整洁的感觉会令人马上想到屋主人的勤劳、清洁和利落，却绝对想不到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料理着这个家。

到了下午，大风常带着一把有豁口的弯刀，背着背篓到城郊的荒山捡拾柴火。大风力气小，只能砍一些丫枝，捡一些枯树枝、枯干的艾蒿等。黄昏时才吃力地往回走，背篓的下沿不时磕着她的膝腕，走得更加吃力，大风就拼命地低着头弓着腰。每当这时，小英就早早为大风烧一碗白开水凉着，然后，到西城门口等着姐姐的归来。看见姐姐吃力地来到西门坎下，她赶紧蹦跳着跑到姐姐身边，用两手扶住背篓底部以减轻姐姐肩负的重量。俩人一步步挪到城门口靠右边的一块大青石条上坐下歇气，小英扯起袖口为大风擦汗，大风就问：“小宝还好吧？”小英一边回答姐姐的问话，一边从背篓里面捧出一些柴火，自己搂抱在怀里，以给姐姐减轻点重量。大风不让她抱，她还撅着嘴不愿意，眼泪汪汪的样子，大风只好随她。然后，姐妹俩相跟着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回家。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叶寿森就病倒在床。日子更是雪上加霜，越发艰难。大

凤每天更忙，要做全部家务，还要为父亲请先生看病、拣中药、熬中药、典当衣物。俗语说，好光景养不起一个药罐罐。为了生计和治病，叶寿森卖掉了属于自己的老宅，买下了这间阴暗的房屋。坐吃山空，钱很快用完了，大风不得已便到瓮城子茶馆做了半年跑堂的小伙计，烧开水，替客人沏茶，听差打杂。大风心灵嘴巧，会察言观色，又天生一副好嗓子，会唱山歌，时而给客人们唱一段山间小调，总能赢得满堂喝彩，一片掌声。她又长得漂亮，有礼貌，有教养，所以很是讨人喜欢。除了管大风的吃喝，老板还破例每月给大风六斤苞谷面，五十个铜子，算是报酬。有时，客人吃剩下的残汤剩菜，拣好一些的，也让大风拿回家。

大风要在茶馆做活路，早晚还要做家务，天麻麻亮就起床，很晚了还在江边洗衣服，走路都带着小跑。小英见姐姐累得可怜，也很快学会了扫地、抹灰、生火、烧水、熬药等等。

叶寿森病情不见任何好转，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可几个孩子咋办呢？虽然三个小儿女个个长得漂亮、乖巧、懂事，人见人爱，也有人想要收养他们，可是，这山沟沟里的月儿城实在太穷了，家家都是一帮张嘴吃饭的老老小小，他又不忍心将几个孩子分开送人，谁家能一下就添三张口呢？而且还要对孩子们都好。叶寿森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一个人，一个令人钦佩的仁义勇武之人，也是令叶寿森心里怀有复杂感情的人，除了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托付的人了。这人就是大风的大表舅，即大风母亲的大表哥蓝天河。

腊月二十九，叶寿森从昏迷了一天一夜中苏醒过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发大风去五里外的柳林坝找蓝天河。大风带回家的口信是蓝天河在省城未归，不过，大年三十他是一定要回家的，这是蓝天河的规矩。叶寿森一双似闭还开的眼睛巴巴地看着门口，拼着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万分心焦地期待着蓝天河的出现。

叶寿森面部青灰，眼神涣散，只有喘的气，少有进的气了。他用嘴唇碰了碰鸡丝，勉强喝了一口稀饭，用眼睛示意大风让弟妹们吃饭。大风含泪用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布片为父亲揩揩嘴角，再回过头招呼弟妹。大风把鸡腿小心地撕下一半放在一边，将另一半分成两份，一份给小英，一份给小宝。小英把鸡肉递到大凤嘴边，说：“姐，你也吃。”小宝一见，也把自己那份鸡肉撕一块给大风，说：“大姐，你也吃一点。”大风把鼻子凑在鸡肉上用力闻闻，深深吸一口气，又把鸡肉分别喂到小英小宝嘴里，说：“姐在王伯伯家已经吃过了。今天是过年，姐没有多的、也没有好的给你们吃，快把这点肉吃了吧。”小英把鸡肉小心翼翼地撕成一丝一丝吃下去，几乎不是用牙咬，而是用唇在抿，细细地品味着。小宝则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地两口就吃下了肚。他用力地咀嚼着，有滋有味地品咂着，又瞅一眼小英手上的鸡丝，忙把头扭向另一边。小英把手中的鸡肉看了看，正要递给小宝，被叶寿森挡住了。他费力地坐正身子，把留下的另一半鸡肉撕成三份，固执地看着三个孩子吃下去。大风背过父亲的眼睛，又把送进口中的鸡肉悄悄放在锅里。

叶寿森费力地抬起手臂，用肿得如馒头一般的手，哆哆嗦嗦地依次摸索着孩子们的头、脸，一字一顿地说：“以后，你们要好好听大姐的话，要有志气，要团结，要乖；到了表舅家要勤快，要能吃苦，要学会看别人的脸色，千万不能好吃懒做……”叶寿森边说边喘，脸憋得发紫。大风忙用手给父亲轻轻捶背，说：“爸，歇会儿吧。”叶寿森大口喘息，缓过气来，一把攥着大风的手，说：“凤儿，你是大姐，万一爸走了，你就是他们的依靠，你要吃大苦、遭大罪了！孩子们，爸爸对不起你们，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可无论任何时候，你们千万要记住一句话：人穷志不穷，不向困难低头，绝不向困难低头！说，记住爸的话了吗？”三个孩子连连点头。叶寿森费力却清晰地说：“那一句最重要的话，你们给我重复一遍，重、复、一、遍。”大风姐弟三个齐声回答：“人穷志不穷，不向困难低头！”叶寿森紧皱的眉头有了些许舒展，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他把身子吃力地侧向大门一边，混浊的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门外，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瞅一下三个孩子。他的呼吸越来越弱，大风一只手紧紧拉住父亲的手，不停地喊着：“爸爸，爸爸……”另一只手放在父亲的胸部自上而下地按摩着。

临近子时，门忽然开了，卷进一股冷风，一个人披着雪花旋风般来到叶寿森床边，口中

叫道：“表妹夫，我来了，我来了。雪太大，耽误了行程，刚到家，听说凤儿去找我，我扒了两口饭就来了。你咋样？好点了吗？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来人正是叶寿森要托孤给他的人——蓝天河。

三个孩子弹簧似的蹦起来，像看到了救星，惊叫着，欢呼雀跃着：“大表舅来了！”

大风急忙用双手捧来一碗白开水，两眼流着泪，脸上带着笑，说：“大表舅，总算把你盼来了，爸眼睛都望穿了啊！”蓝天河接过水碗，大风边说话边踮起脚尖替大表舅拍打着身上的雪。

叶寿森见了蓝天河，像是注射了强心剂，似乎一下清醒了，也有了一点精神。他努力睁大眼睛，死死盯着卷进门来的雪人似的蓝天河。他示意大风把他的身子扶正，大口地喘息着，困难地说：“大表哥，你终于来了！我只怕见不着你，我咋闭得上眼睛啊！再晚一点我就等不及、等不及了啊！”一串串泪水小溪般满脸流淌。蓝天河攥紧叶寿森的双手，说：“表妹夫，你慢慢说，一切有我。”

叶寿森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行了，三个孩子就托付你了，这两间房子本来是要留给孩子的，可是，我那个兄弟不成器，要赌把房子输给了人家，还欠了一屁股债。我们只有兄弟二人，长兄如父，我只好用这房子给他抵账。只是亏了、苦了这三个娃娃。”他连呼带喘地叮嘱说，“这几个孩子，大风最懂事，最能干，最能吃苦，会干不少活，在哪里都不会吃闲饭；小宝是我家唯一的根苗，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养大成人；小英很乖，很听话，不行就送人，但是，一定要选个好人家。”叶寿森说着，喘着，上气不接下气，脸憋得发青，像紫茄子，额头渗出密密的汗珠，大风忙给他擦汗，按揉胸口。歇了一会儿，叶寿森缓过气来，把蓝天河的手越发攥得紧，接着说，“求你看在孩子他妈的份上，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多关照他们。虽说也还有别的亲戚，可穷在闹市无人问啊！他们躲我都躲不赢啊！都指望不住。我死了，什么都不要，随便挖个坑，埋了就是。”

叶寿森气喘如牛，喉头咕涌着，手指尖索索地抖！他又一把握住大风的手，说：“别忘了爸爸刚才给你们说的话，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大风哭着连连点头。叶寿森又强撑起身子对孩子们说：“快，快给你们的大舅跪下磕头，从此以后，他就是你们的亲舅舅。”大风忙拉着弟、妹给蓝天河跪下，认认真真地磕了三个响头。

蓝天河，一米八九的高个儿，瘦条条的，长圆脸，面容清癯，高挺的鼻梁，浓黑的剑眉，双眼皮的大眼睛黑亮得如夜间的两盏灯，棱角分明的嘴巴紧紧抿着，英武有力，说话清晰，声音洪亮。他全身戎装，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威严。除了老爷子，全家人都怕他。多年的戎马生涯，更添了些人生的沧桑和成熟。

他还没有从忙乱中反应过来，赶快扶起三个孩子，说：“表妹夫，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你安安心心治病要紧。”

叶寿森让大风姐妹扶着，一手拼命抠住床沿，竟挣扎着下了床，颤颤巍巍地往蓝天河面前双膝一跪，涕泪交流，气喘嘘嘘，说：“大表哥，除了拜天地父母，我从没给谁跪过，我和你黄泉下的表妹给你跪下了，谢谢你收留、照顾我这几个苦命的小儿小女。”话音未落，没等蓝天河拉住他，叶寿森给蓝天河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随后栽倒在地上，喉头“咕噜、咕噜”几下，两眼一翻，咽了气！眼睛大大地睁着，眼角挂着一滴大大的混浊的泪珠。

大风扑在父亲身上，眼泪像开了闸，“哇”的哭出了声，双手拼命摇着父亲臂膀，大声呼叫：“爸，爸爸呀，你睁眼再看看我们啊！”小英、小宝也跟着大风一起放声号啕。

蓝天河从愣怔中反应过来，把食指放在叶寿森鼻孔下试了试，见他已没一丝气息了，忙拉起大风，弯下身子，用手掌为她擦干眼泪，说：“凤儿，先别哭，先把你爸抬上床，赶紧去烧一大锅开水，为你爸洗净身子送他上路。有桐油吗？”

大风一个激灵站起身，抹了一把眼泪，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灶房，用打火石三两下打着了火。她往锅里添满水，盖上锅盖，再找出大半碗桐油，一撮灯草。大风帮着蓝天河为父亲擦

洗身子，给他换上一件干净的青色棉布长衫，将他齐齐整整地平放在床上；她按照蓝天河的吩咐，点燃了长明灯，放在父亲脚下；找出一叠黄表纸，揭下一张盖在父亲脸上；又从破木箱里翻出一卷白布，给小英、小宝和自己各剪了长长的一条做孝帕。孝帕子宽约一尺，一端用一根细麻丝捆绕在头顶，另一端直披到脚后跟。

蓝天河惊讶地问：“大风，是你爸让你准备的吗？”小英忙接过来说：“是姐看见别人家出丧这么用的，姐姐到茶馆干了半年多，挣钱攒下的。”

大风一边落泪，一边哽咽着说：“一个多月前，叶老先生就跟我说，爸的病治不好，要我早点准备，还让我不要跟爸说，可爸什么都知道，天天都盼你回来，眼睛都望穿了哩！”

蓝天河抚摸着大风的头说：“我还要回去拿些要用的东西，明早上就来，你们在这陪爸爸，怕不怕？”

大风用力摇摇头，仰着小脸说：“这是我爸，我怕啥？你放心走吧！可要早点来啊！”说着，又趴在地上规规矩矩给蓝天河磕了一个头。

蓝天河心里一酸，忙扶起大风，拉开门，急匆匆淹没在风雪之中。

鸡叫三遍，火炮子零零落落地响着，姐弟三人守在父亲身边。小宝似乎并不完全知道父亲这一去的真正含义，拉着大风的手说：“大姐，我冷，我困，我想睡觉。爸冷不冷？爸咋不说话？”

大风流着泪，双手捧着小宝的脸蛋说：“小弟，你要好好守着爸，过了明天，你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啊！”又忙去灶房搂一大抱柴，把火盆的火烧得旺旺的，给小宝脱掉那双前穿帮后穿跟的破棉鞋，让小宝爬在床边睡。小宝的脚冰得渗人，还有冻疮。大风帮他揉着脚，继而解开自己的衣襟，把弟弟的双脚紧贴在自己的心口上焐着、暖着。

叶寿森穿在里面的单裤还有两个破洞，昏暗的灯光下，大风拆掉自己唯一的单衣，比画着剪下一块，穿了针线，跪在床上，让小英拽直破的地方，艰难地细心地缝补着。补完衣服，又在弟、妹和自己的鞋帮前面缀上一块半月形的白布，这也是山里人戴重孝的一种方式。

小英也犯困，但她不喊不叫，偎在大凤肩上，时而看看父亲，摸摸他的脸、手、脚，时而架一下火，把柴火蓬高一点，下面掏空一点，让火烧得更旺些，时而帮大风摆弄衣服。小宝已趴在床边睡着了，嘴里还叫着“爸爸，大姐……”

除夕之夜，风雪肆虐。年幼的三个孩子成了三个苦命的孤儿，他们孤零零冷清清地送父亲最后一程，守慰着父亲渐行渐远的灵魂。

第二章

下了西门坎端直走，就是“瓮城子”。它长不足一百米，街宽不到两米。街面窄得像一条小巷，街上民房密集，屋舍低矮，人在街上走，只能见到巴掌大个天，光线昏暗，张开两手能把街堵严，两对门邻居放个屁对方都能听得见。瓮城子虽然又窄又短，因为最靠近码头，却人流如织，店铺林立，十分繁华。这儿有月儿县特产的“鼓气儿馍”，有清真的“牛羊肉泡馍”，有剃头匠铺，有裁缝铺，靠西边的尽头，还有一个全城最大的茶馆兼旅店。

茶馆连吊脚楼共三层。吊脚楼喂猪、堆放杂物、茅厕等。二楼前面是门面房，宽约八九米，进深十四五米，其后是一道隔墙，隔墙后面是厨房、茶水房。茶水炉子一年三百六十天从不熄火，总是红彤彤喷吐着火舌。大茶壶里开水“咕嘟嘟”响着，壶盖被热气冲着，凑热闹似的，嗤嗤响着，不时发出细碎而又连贯的敲击声。跑堂的伙计拎把大茶壶，肩上搭条大毛巾，高喉咙大嗓子吆喝着：“来了，来了，开水来了！”还拖着长长的尾音，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一进大门正中央，横着放一张长两米宽五十多公分的条桌，中间坐着一个说书的先生，或白发飘冉，或中年气盛，红光满面，身穿长衫，手摇一把纸扇，桌上放一块一寸厚三寸长的木板，又叫“醒木”，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说书，老百姓称为“讲古今”。条桌四周挨排着长条凳，其前后左右摆放着七八张八仙桌和小方桌。沿墙边还安放了一排躺椅，是为了让老年人躺着听说书舒适安逸而设置的。茶馆是全城最热闹的去处，商人、文人、闲人、有钱人，三教九流都爱在这里闲坐聊天，听说书解闷听山里山外的新闻。三楼是供旅客住的房间。按照价格，每个房间住一至八人不等。房间里木板床，草件垫子，上面加一床棉布垫铺盖，铺着花床单，铺盖一律是如雪的白土布被里，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被面，有布的，也有绸缎做的。绸缎被面铺盖是专供有钱人用的，洗得红是红、绿是绿、白是白，叠得平整整齐。房客以来来往往的纤夫、船老板、客商最多，常闹出些拈花惹草的桃色新闻，是老百姓眼里的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惹事的是非窝。

大年初一清晨，瓮城子茶馆的老板高志鹏起床比家人早一点。他先祭祖、祭天地，喝了早茶，打开门，想看看这难得的雪景，却见街道正中跪着一个小姑娘。这姑娘低垂着头，上身一件蓝底小碎花的空心棉袄，单裤，补疤摞补疤，一条白孝帕从头顶拖至脚下。头上插着一根草棍，有一张纸，模模糊糊写着一行字。高老板一愣，忙走上前，拉起小姑娘，吃惊地问道：“大风，怎么是你？咋啦？难道你爸他？……”

大风失声而哭：“高伯伯，我爸去世了！无钱安葬，我要卖身葬父。”高老板这才发现，草棍上贴着一张纸条，上写：“家父身亡，无钱下葬。卖身葬父，理所应当。好人成全，至死不忘。”高老板又吃惊，又心痛，又可怜，心里叹道：才九岁的女娃娃，就要顶门立户。老叶啊！你这一走，倒安然了，把几个碎娃子撂下可咋办啊？

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得先想办法把她父亲送上山再说。高志鹏拉着大风的手，说：“大风，你先回去，我们慢慢想办法。”

大风头摇得像拨浪鼓，说：“高伯伯，我不能走，都说死去的人要入土为安。听说书的人讲，清朝时候，我县有一个叫曾荣福的小伙子，为了救病重的母亲，拿刀剖开自己肚子割下肝子，熬成肝汤给母亲吃，为母亲补养治病。我为啥不能卖身葬父呢？我特意请王老先生写下这张愿意自卖自身的字条，卖了钱，给父亲买副棺材，好安埋下葬。”说着，大风双手抱着高老板的腿，泪落如雨地说，“高伯伯，你买下我吧！只要葬了我爸，你叫我干啥都行。我啥苦都能吃，当牛当马都愿意。”